

潇湘晨报·晨视频记者吴雨晴 肖天健 杨旭 报道

风掠过可可西里荒原。藏羚群扬起细角,好奇地盯着过往车辆与人们。被盗猎者盯上之前,它们超过20万头;枪响之后,它们锐减至不足2万头,成为濒危动物;在守护者一代代接力守护下,如今,它们已恢复到超过7万头。

这片它们生生不息的故乡,再也没有刺耳的枪响,只有风穿过草原的轻响,和生命自在生长的呼吸。

那群藏羚,终于能在故乡安然无恙

用命换命,巡山队员与羊的生死相依

才索加是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,2016年加入巡山队,至今已第11个年头。

他描述这些年来最让他绝望的一场困境——11名巡山队员被困6天,断水断粮,车陷沼泽。“吃得所剩无几,一天1袋干方便面,腿泡在冰水里,膝盖以下没有干过。”说着说着,才索加从激动逐渐归于沉默,“算了,没有经历过,你是没办法懂的。”

才索加说,刚到巡山队的两年里,在夜深人静能听到自己心跳的时候,他动摇过——去城里打工吧,能回家吃热饭,能陪家人,何必困在这无人区。直到他看见老巡山队员在坚守,听到索南达杰

的故事在不断流传,他又打消了离开巡山队的念头,“前辈们连命都献出去了,我们这点苦算什么”。

巡山的危险从未消失。路途崎岖,路况复杂。“没有意外发生那才是真意外。”才索加说,小到陷车、大到断水断粮十几天,他们已经习惯。就在去年,一次巡山过程中,他们遭遇山体滑坡翻车,一名队员粉碎性骨折,骨头外露。他没有告诉家人这场意外,“报喜不报忧,他们知道了只会担心”。

在可可西里,巡山队员的每一次出发,都可能是永别。但只要藏羚还在迁徙,他们就必须上路。

从濒危到近危,数字背后的生命力量

“从2009年至今,盗猎再也没有发生过。”秋培扎西说。这是藏羚保护最实在的成果。

五道梁保护站是可可西里风最大、缺氧最严重的站点之一,也是藏羚每年迁徙的必经之地。每年春夏,母藏羚群经过这里前往卓乃湖产子;入秋,又要带着幼藏羚回迁。

德尕是五道梁保护站工作人员,在这里已经守了7年。他介绍:“藏羚胆子小,特别怕车、怕喇叭、怕人靠近,一受惊就乱跑,甚至会放弃迁徙。”

每年藏羚迁徙季,德尕和同事的工作就是疏导车辆、护送藏羚。

天不亮,他们就上路,拿着望远镜,在路边盯一天,远远看到藏羚群过来,立刻上前拦车、劝停、提醒禁鸣。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小时,风雪往衣领里灌,手脚冻得麻木,他们不敢轻举妄动、不敢大声说话,就怕惊扰藏羚群。

“它们好不容易走到这里,不能因为人类活动的惊扰就让它们前功尽弃。”德尕说。今年109国道整修,通道两侧路基偏高,一批藏羚连着两三天没能通过。德尕天天守在路边观察,心急如焚,带着队员把路基一点点铲低,直到适合孕藏羚通行。整改第二天,藏羚群顺利踏上迁徙路。

德尕还有一项重要任务:监测、记录、上报藏羚数量。“以前,一年见不了几群;现在,沿线经常能看到,一群十几头、几十上百头。”德尕手机里存着的照片、视频共有1.3万多张(个),全是巡山和藏

羚的影像。

卓乃湖是藏羚产羔地,每年春夏,数千头母藏羚迁徙至此,巡山队员们就要在此长时间蹲点守护。“25天,没有房子,没有信号,就在野外守着。”才索加站在公路边,指着远处缓缓移动的藏羚群,“以前要进深山才能看见,现在路边随处可见。这就是保护的意义。”巡山队员说,自己最治愈的时刻,就是看着藏羚群安静吃草。

保护藏羚,不是把人赶走,而是让人、藏羚、草原达成平衡。

华才让是沱沱河保护站副站长。这个保护站的辖区里,有牧民,也有藏羚、野牦牛、熊。他既要保护野生动物,也要帮牧民解决麻烦:野牦牛闯牧场,他去驱离;熊来骚扰,他放鞭炮驱赶;牧民受伤,他开车往返400公里送医。“我们不是只管藏羚,是要管整个家园。”华才让说。

志愿者江文朋措,则以另一种方式守护藏羚:捡垃圾。“以前垃圾遍地,牛羊吃了塑料袋会死,玻璃渣会划伤蹄子。”2010年,他开始带着志愿者捡垃圾。此外,他们还清理了50多处水源地,让牛羊喝上干净水。

为了保护“高原精灵”,每个人都在尽自己一份力。老一辈如索南达杰把生命留在可可西里,新一代接着把根扎在这里。

“我们离英雄索南达杰,还差十万八千里。我们只是接过接力棒,把这片土地守好。”才索加说。

记者手记

加入巡山队,苦吗

来到可可西里之前,我对藏羚的认知,停留在课本、纪录片与英雄故事里。最初在路边看到藏羚,我像一个游客一般,轻松地欢呼,因为这在城市难得一见,是珍稀动物,仅此而已。

直到站在海拔4500米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完成初次采访,直到一路听秋培扎西、才索加、德尕、华才让平静地讲述那些生死瞬间,我才真正明白:那群藏羚,不是一个物种符号,而是无数人用信仰换来的生命希望。

此时我再看到路边的藏羚,看到的是藏羚敢在路边低头吃草,不怕车,不怕人。我脑海中响起的是德尕那一句:“它们敢靠近人了,说明安心了。”轻描淡写一句话,背后是十年如一日的巡山、挨饿、受冻、遇险,是前辈流血牺牲,是后人接力坚守。我忽然体会到,生态保护最好的样子,不是刻意追寻,而是随处可见。

秋培扎西的讲述,让我沉默很久。

他见过小羊趴在被剥了皮的母羊身上找奶。没有嘶吼,没有夸张修辞,他只是平静陈述,可那种无力与心痛,哪怕当时我离他很远,都能浸透人心。

我问才索加,苦吗?

他说:“语言形容不出来。只有亲身经历,才知道膝盖以下泡在冰水里是什么滋味,才知道车陷泥潭、断水断粮是什么绝望。”一次被困6天,一次长途翻车,一次与家人断联十几天。他们腰疼、膝盖疼、关节响,30岁的身体,带着一身职业病。

可他们从没想过真正离开。

“没有情怀,干不下来。”这是才索加反复说的话。

他们的生活,就是日复一日的坚守。没有镜头,没有掌声,只有荒原、风雪、车辙和心跳声。

血色记忆: 白骨滩与孤儿羊

人们俗称它藏羚羊,实际上,它的标准称呼是藏羚。它留给秋培扎西最初的印象,是惨烈。

秋培扎西是可可西里保护区卓乃湖保护站站长,13岁时就和父亲扎巴多杰一起进过可可西里。

“我见过小羊趴在剥了皮的母羊肚子上找奶吃。”回忆那段时光,秋培扎西字字沉重。

那时的可可西里,是“白骨滩”,是“羚羊盘”。盗猎者为了攫取羊绒暴利,开车开着大灯冲进产羔群,一夜屠杀成百上千只。

“他们宣传,绒是藏羚羊在灌木上蹭下来的,他们没有杀羊取绒。”秋培扎西说,那些谎言的背后是无数母羊倒在血泊中,羊羔冻饿而死。

最让秋培扎西和巡山队员们心痛的是“孤儿羊”。

“小羊还不知道妈妈死了,就趴在母羊肚子上找奶。”秋培扎西说完,现场的巡山队员们都静默下来。保护藏羚,不是口号,是替生命讨回公道。



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才索加(左一)准备出发进行日常巡护。



藏羚在五道梁保护站工作人员的保护下安全过马路。组图/记者肖天健 杨旭